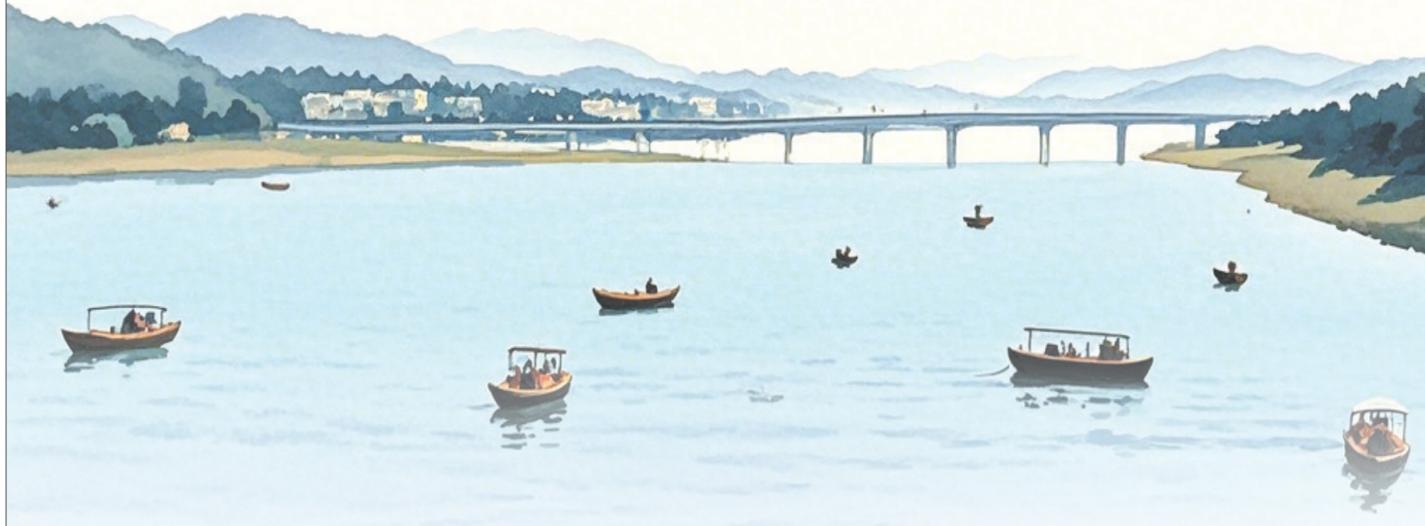


三千里汉江

□万雁



如果把采风行程像纸一样对折,中线刚好落在我深夜折返的汉中。

这道线,将寻根之旅一分为二。前面的路,雾气弥漫,一片空白。后方的路,清晰如洗,充盈饱满。汉中,注定会成为我生命中一个悲欢交集的地理坐标。汉中,注定会成为我记忆中一个刻骨铭心的存在。

深秋十月,我们沿着汉江,自东向西,溯源而上。从武汉到襄阳,从襄阳到丹江口,从丹江口到荆紫关,从荆紫关到蜀河古镇,从蜀河古镇到旬阳市,从旬阳市到汉中。尽管马不停蹄、星夜兼程,可步履始终轻盈,兴致持续高昂,每日里如一块干燥的海绵,欢快地吸收着汉江清甜的汁液。

在丹江口南水北调渠首,首次目睹浩大水源的存在。无穷无尽的水积聚在这里,释放出全部的激情和力气,在眼前不住地地奔腾涌。俯首细望,它们是那么清澈、纯净,那么富有活力和生命力。每一滴水,都背负着重任和使命,这是送往千里之外首都北京的水,这是远水解了近渴的水啊!每一滴水的背后,都有人在无私付出,有人在默默守护。

人不是河流的主宰者,只是它们的维护者。人与水相互依存,互融共生,这些水和维护水的人不断撞击着我的心壁,绽放出一个个凹痕,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心情和敬意,只能在凝视和叹服中完成属于自己的表达。

在陕西省旬阳市汉江航运博物馆,我看见了信号灯、靠把球、纤担、旧船票,倍感熟悉和亲切。住在汉江边,喝着汉江水长大的我,对这些自然不会陌生。继续往前走,墙上挂着的“纤夫石”赫然醒目。那山脊上坚硬的巨石,如同被一柄利斧狠狠砍过,一道又一道切痕如石阶向上延展,令人触目惊心。

刘贵棠馆长见我驻足,适时讲解道:汉江上游部分航段处于宽窄不一的峡谷中,洪水时惊涛骇浪,枯水时滩礁密布,两岸绝壁峙立。船舶每逢逆水而上,就需十几名或数十名船夫拽着纤绳,四肢着地,艰难前行。纤绳压筋勒骨,年深日久,汉江沿侧坚硬的岩石上便磨出一条条沟槽,这就是只能在最险处才能找到的“纤夫石”,这石头上有纤夫们的血和泪,是超负荷的营力施于岩石的痕迹。

旧时,船工是汉江上最活跃但也最艰苦的人。船工们最乐于走下水,常停泊码头“打神福”(聚餐)。走上水很辛苦,肩负纤绳攀岩而行,脚登石头手抓藤,走一步哼一声,寒冬里往往手足开裂,盛夏则脱皮数层。船工们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都在船上度过,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并不枯燥,而是洋溢着一种苦难中的乐观。

如今,沿江两岸的航运码头仍在,却早已不复昔日的辉煌与繁忙,高铁、飞机和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取代了船工,历史终究会用一些新的东西将另一些古老事物取代,这是社会发展必然会有进步。

听旬阳的朋友说,刘贵棠曾是老汉江跑船人,出于对汉江的热爱和对航运文化的痴迷,他历时30年时间,自费收集跟航运有关的老照片、文献、船票、航运老物件等藏品2000余件,于2015年建成这家博物馆,此后又将博物馆无偿捐赠给旬阳市政府。

这种执着精神和大气之举令人动容。这是汉江航运之幸,是对没落的航运最深情的告白。这些老物件就像失散在各地的孩子,刘馆长将它们一一找回,为它们新建了一个家。

“汉江凝聚了世世代代人的记忆,如果我们不去收集这些东西,把它们留下来,这些东西就永远丧失、葬送了。”刘馆长在与我们交流的过程中,动情地说道。

从古至今,赞美长江的诗篇不胜枚举,描写汉江的诗词记得几首?

唐代诗人宋之问用一首《渡汉江》抒发出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:“岭外音书断,经冬复历春。近乡情更怯,不敢问来人。”

这是公元706年,宋之问从贬所泷州逃归洛阳,途经汉江时所作。单此一个“怯”字,便写尽了诗人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,以及在命运控制下的无力之感。

同样身处唐代,有着“小李杜”光环加身的诗人杜牧,在公元839年,赴京任左补阙,从宣州出发,到浔阳乘船溯长江而上,入汉水,经南阳、武关、商州至长安。在经过汉水时,有感于江上春色,挥笔写下《汉江》:“溶溶漾漾白鸥飞,绿净春深好染衣。南去北来人自老,夕阳长送钓船归。”

我们抵达陕西汉中,是下午五点左右光景。一下车,就感觉空气里有种不同寻常的味道,内心深处即刻响起类似“叮”的一声。我以为自己可以波澜不惊,后来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。这不是别处,这可是汉中啊!汉中是什么?它是汉江从源头出发流经的第一个城市,是中华聚宝盆,是天府

之国,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,是“秦之咽喉”,是“蜀之门户”,是喜爱历史痴迷三国、汉代文化的父亲屡次念叨的地方。

据史料记载,公元前206年,楚汉相争,刘邦固守汉中,以此为据点,还定三秦,出关争雄,最终建立大汉四百年基业。汉朝得名于汉中,汉中得名于汉江,汉江流域是汉高祖的始封之地和兴王之所,更是大汉王朝的发祥之地。

汉水孕育了开放文明的大汉风韵,熔铸了雄宏多姿的汉文化体系,华夏文明由此溯源而璀璨绽放,民族根脉由此延伸传播重洋。

尽管汉江文化底蕴深厚、光芒万丈,可童年时期的我,对流淌在故乡的这条河流却知之甚少。不知道它是中国四大名河之一,不知道它与长江、淮河、黄河并称“江淮河汉”,也不知道它既可以影响长江还可以影响黄河,更不知道它是汉王朝的发祥地和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,甚至不知道它的名字叫汉江。

只知道这条河长得弯弯曲曲,大人们都亲切地称它为襄河,我还一度以为它是香甜可口的“香”。我还知道有个姑婆住在河对岸,那时的襄河还没有桥,每次被父亲拉着去姑婆家,都要在渡口等很久很久的船。好不容易船来了,又差点被挤进河里喂了鱼。最初,我们坐的是摇啊摇的小木船,后来才有了“嘟嘟嘟”的机动船。

记忆中有个春天,风儿将人的心都吹软了。我跟着年轻的父亲走在长长的河堤上,看见露水在草叶尖上晶莹闪亮,看见蒲公英举着小伞蹲在斜坡上,看见老黄牛在山坡上吃着嫩草,看见苍耳藏在灌木丛中露出一脸阴笑。我正欲摘下几粒偷偷粘到父亲头发上,他却突然转身扭头,指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对我说,秧、丫头,襄河还有个名字,你知道是什么吗?我一脸茫然,偷梁未成,哪有心情理会,再说也着实不知。

襄河,也叫汉江。其实它有很多名字,流经沔县(现勉县)称沔水,东流至汉中始称汉水,自安南逢至丹江口段古称沔浪水,襄阳以下别称襄江、襄水、襄河。父亲见我未作回应,自顾说道,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,汉江是从上游的陕西汉中流下来的,我们汉川在下游,流到汉口的龙王庙就汇入了长江。汉中是我们汉川的老大哥,等你以后长大了,如果有机会,一定要到汉中去走走看看,诸葛亮入生最后的八年就是在汉中度过的。

父亲见我听了迷,接着又说,汉江是中国最古老的大河,在自然年龄上比黄河、长江还要早七亿年。如果说黄河、长江是中华的母亲河,那汉江就是祖母河。

原来,这条流淌在身边的河流,竟是如此伟大和闪耀。

从此以后,汉江在我的生命里开始无限扩张、蓬勃生长,终于长成一条无与伦比的大河,无论我身在何处,去往何方,都会引以为豪。

长在汉江边,吃着汉江水长大的我,突然就有了底气。无论面对什么人,我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:我是汉水的女儿。汉水选择了我,我选择了汉水,这是我们共同的选择,这是我们双向的奔赴,这是我们相互的宿命。

也许真的是冥冥中有感应,到汉中后,当我趴在酒店18楼的落地窗前,俯瞰着清粼粼的汉江水时,我的心境突然有了明显的变化,开始频繁地想起远在故乡汉川的父亲,想起父亲的样子和他说过的话。

其时,灰蓝色的天空裂开一道伤口,不知这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“天窗”,抑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。在此背景下,一团橘红趁势涌出,投影在平如镜面的江面。在广阔的江面上,天汉大桥横卧其上,将江北江南紧密相连,桥上车流不断,如同一条蜿蜒的长龙,缓缓地坚定地奔赴各自的星辰大海。

当夕光归隐,暮色纷涌时,我终于忍不住走上天汉大桥,大桥上的灯光将河水映照得流光溢彩。我默声对自己说:今夜,我将枕着汉江入眠。今夜,我要在梦中与三国英雄相会。

可是,期待的事情并未发生。生活猝不及防地给了我重重一击。

夜里十一点,依然趴在窗口俯瞰的我,顺手将汉中美景分享至家人群。

数秒后,回复出现,是姐姐发来的:我在回汉川的路上,爸爸好像情况不对劲,我以为你睡着了,准备明早再跟你说。

就像从云端猛地坠入深渊,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

我压住慌,忍住痛,赶紧给母亲打电话,母亲已然泣不成声:“他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,医生也没有办法……”

我再也绷不住,泪水“哗”地一下涌了出来,一边抽泣一边对母亲说:“妈,您不哭,我们都不哭,我现在就订票回汉,让爸一定要等着我回来。”

我不是一个唯心主义者。可是,在人迹寥寥的深夜,当我坐上从汉中开往武昌的列车,面对着始终与火车同行的一江汉水,我虔诚地闭上眼,双手合十,不住地祈祷:“火车,请你快点开,千万别晚点。爸,您一定要挺住,一定要等我回来,我要将一路所见所闻讲给您听,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您。汉江慈悲,请助我得偿所愿吧。”

从汉到汉川,总距离800多公里,十几个小时,我无法入眠,难以进食,一直以同样的姿势坐在窗边,流着泪望着汉水,同时承受着来往旅客投来的诧异目光。这一路,是汉江默默地陪伴着我,它不言不语,持续地给我输送能量和希望,我相信在肉眼看不见的地质暗层,有一支根系将彼此连接。

每到一座城市,我就在群里发出定位。我到了安康。我到了旬阳。我到了蜀河。我到了白河。我到了襄阳。

近了,越来越近了。远异地他乡的我,其实什么也做不了。整个人、整颗心,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所吞噬。我只能以这种方式挽留父亲,让父亲的期盼有一个具体可感的落脚点。就像小时候过年走亲戚,累得实在走不动了,父亲就会指着前方的大树说,先走到那里,到了那里路就不远了。后来发现这个方法果然有效。所以,我想告诉父亲:女儿很快就到家了。

翌日下午,当我带着满身的尘埃赶回家,看见父亲坐在椅子上,而不是躺在床上,我所有的担心瞬间松散开来。是不是发生奇迹了?母亲不是说……我顿时有些蒙,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才好,父亲反倒先安慰起我来。

那天晚上,父亲跟我说了很多话,一直说个不停,很多话都是以前说过的。那些有恩于他的人,难以忘怀的事、珠算和书法方圆百无对手,年轻时常队到陕西三参加三线建设,二十几岁时就在汉江游了个来回……

看见父亲消瘦的脸、浮肿的眼和苍白的手,我的心越来越紧。为了逗父亲一笑,我收拾好情绪,像以前那样打趣道:“地球人都知道,汉江汉川段,是汉江中下游最窄的一段,连对岸的人打个呵欠都能看见。不过,就算最窄,整个汉川也没多少人可以游过去,更别说游个来回。这么说,咱爸年轻时也曾辉煌过,这可是妥妥的高光时刻啊。”

父亲果然笑了,笑得一如生病前。趁父亲精神还好,我接着又说:“这次汉江采风,有天晚上我们住杏花村,杏花村在山上,山上有许多小木屋,我们在山顶看见了满天繁星,还看见被棉花团团围住的白月亮,有个儿童文学作家在小木屋给我们讲狼的故事……还有呢,在陕西,有人说在汉江流域看见了朱鹮,朱鹮是吉祥鸟的象征,和大熊猫一样都是国宝,朱鹮对生态环境要求很高,朱鹮飞来说明咱们的汉江水质好,保护朱鹮就是保护水质,保护水质就保护了朱鹮……”

“爸,您累吗?要不要休息下?”我边问边观察着父亲的神态。“我还好,不累,你接着说啊。”父亲的声音有些虚弱,可脸上依然有笑意浮现。

接着,我又跟父亲说到襄阳护城河的宽、丹江口橘子的甜、荆紫关的趣、蜀河古镇的幽和旬阳太极城的奇。

就这样,我和父亲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,时光仿佛在此驻足,屋子仿佛被现代科技所屏蔽,我听不见窗外的风声和万物之声。此一刻,只有父亲,只有我。

三天后,父亲在我们的陪伴下,带着无限的不舍,永远地闭上了双眼,永远地离开了哺育他的汉江,他曾游了个来回的汉江。

母亲说,那天夜里,你告诉自己不行了,很想你回来,又不想破坏你的汉江行,他知道这是你喜欢的一个活动。听说你连夜从汉中住家赶,他一遍遍地问,女儿回了吗?她到了哪里?快到家了吧?为了和你见最后一面,他逼自己吃东西,其实已经吞咽不下去了……

泪水再一次将我淹没。父亲为了与我作最后的告别,调动身体全部力量,与死神做最后的搏斗和挣扎。

2023年深秋,我失去了父亲。父亲的离世,让我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,思考人与万物、人与自然、人与一条河流之间的关系。从此以后,每当我想到汉江,就会想到父亲。每当我想到父亲,汉江就会奔涌而来。汉江与父亲已然融为一体,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牢牢地占据心之一隅。

三千里泱泱汉江,从七亿年前走来,它古老又年轻,清澈而厚重,它包容一切、见证一切,它承载着人类的悲欢离合,携带着汉江流域不断发生的故事,跨越重峦叠嶂,一路奔赴更远的远方。

万雁,中国作协会员,鲁迅文学院第41届高研班学员,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。

连盖声声

□潘德权

漂泊经年,蛰伏已久的乡村记忆却常被一种朴实无华的声响唤醒。它不是浑厚悠扬的黄钟大吕,也不是温婉轻灵的丝竹管弦,它是来自乡村,一种叫作连盖的家业拍打农作物时发出的“扑、啪、扑、啪”的季节弹唱。这朴素的音律,就像一曲丰收的歌谣,潜藏在记忆深处,无数次触碰着我心底的柔软。

连盖,由一根长约两米的竹竿作柄,一根虎口粗细的木棒为轴,用剔去篾黄的青篾编织成的花箍,将五根土楠木木条连接而成。连盖又名连枷,翻开连枷的前世,可追溯到先秦时期。到了唐代,连枷已成为士兵守城御敌的兵器。然而,在我认识它时,它早已弃戎从农,转战农村的稻场之上,成为一种延续千年的脱粒农具。连枷的名字,也被叫成了连盖。门长树高,而我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连盖声中长大成人,这扑啪扑啪的音符年复一年击响,烙印在我的身体里,挤占了我为数不多的音乐细胞,时不时在我的血脉里跳跃。

宋代诗人范成大在他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之中描写过连枷打稻的场景:“新筑场泥镜面平,家家打稻趁霜晴。笑歌声里轻雷动,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我的老家在高山,没有稻谷可打,我们打的是油菜、小麦或者黄豆。

这些作物都会放在场院里击打,所以打连盖也常说成打稻场。打稻场之前要碾稻场,这时常年蹲在场院一角的石碾便派上了用场。两根木轴插入石碾两端的圆孔,一根桐麻织成的粗绳拷在父亲肩上。父亲弯腰弓背,蓄势发力,然后一声吆喝,那几百斤重的石碾便翻转起来。场院上牛们踩过的脚窝窝,猪拱起的土坷垃,还有我们玩弹珠挖的小洞洞,在石碾一遍又一遍地碾压中,变得平整。看着父亲累得满头大汗,力量弱小的我们却无论如何也拉不动那硕大的石碾。不过母亲早已给我们准备好了活路。一绑满树枝的羊杈上面压一块木板,母亲让我们弟兄轮流坐在上面,她便拖着羊杈跟在石碾后面走。前面碾后面拖,一圈一圈而复始,凌乱的场院也终于亮晶晶一片。

打连盖通常是在晴好的上午,铺满稻场的麦穗泛着金黄,部分麦壳已经裂开,饱满的麦粒呼之欲出。吃罢早饭的人们举着连盖站立稻场两旁,有人丁字步,有人小弓步。女人们性子急,抢先在空中抡了一个圈儿,连盖呼哧而下击打在麦草上,只听噗的一声,麦粒便欢快地跳出来。男人们不甘落后,高举连盖弓步上前,一下击打在女人刚刚落下的地方,发出啪的一声,麦粒迸射而出滚落一地。女人们力量较小,连盖声音轻柔为“扑”;男人们孔武有力,连盖掷地有声发出“啪”音。就这样女人起男人落,一扑一啪、一上一下、一高一低、一进一退。在场院中,在阳光下,在丰收的季节里,一群不懂音律的种田人,用连盖这种简洁的农具,热火朝天却又井然有序地奏响一曲男女大合唱,奏响一曲乡村特有的天籁之音。

打连盖,可以单打,可以对打,也可以群打。单打寂寞,对打有趣,群打热闹。打连盖看似简单,学起来却十分吃力,连盖不是在空中翻跟头,就是落地时东倒西歪。打连盖不仅是技术活,还是体力活,有民谣唱道:“论打连盖谁不会,就是活路有点累;一上来一时下,一会进来一会退。论打连盖谁不会,就是活路有点累;一上一下气直喘,一进一退汗湿背。”

在我长大记事的时候,多人群打的场面已不多见。这时候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已经进村,脱粒机打麦子又快又干净,连盖只好心有不甘地退出麦场。再后来是电动脱粒机兴起,几乎家家农户都有了小型脱粒机,凡是需要脱粒的作物,人们都一股脑儿塞进那个旋转着伶牙俐齿的铁壳子里面。省了人力,提高了效率,连盖也似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,在我还没完全学会打连盖的时候它就被束之高阁了。

离乡十年,再也没有见过打连盖的场景。今年国庆回乡,突然一阵扑啪扑啪的声音钻进耳朵,这声音直入心底,与我血脉里跳跃的音符瞬间交融。熟悉的画面再现眼前,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,快步奔向场上的场院。一对年过花甲的夫妇正举着连盖,缓慢但有力地击打着黄豆棵子。扑,啪,扑,啪。黄白透亮的黄豆欢快地跳跃着,翻滚着,似在用舞蹈应和着连盖的吟唱。

老人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喝茶,我迫不及待地问:现在不是都用脱粒机么,您怎么还用连盖打黄豆?老人苦笑着说:我们岁数大了,机器不敢用,最关键的是机器转速太快,打出来的黄豆破损太大,不能留种哦。

老人还说,老物件儿不能丢,总有用得着的时候。

冬阳里

□鲍安顺

冬阳里,我家小区,那绿树旁有环形步道,健身器材,老人们在那儿聊天,小孩子们在那儿玩耍,笑声朗朗。有年轻男女,坐在长椅上,玩着手机,偶尔抬头,看看四周和天空,向路过的熟人打招呼,微笑示好。

我在小区里走走看看,有鸟儿在飞,让我内心欣喜。那些小孩子们,都不会去打鸟,他们手中没有弹弓,更没有猎枪,个个玩得尽兴。那搞怪小帅哥,在踏板上飞驰,叫着动画片里的光音金刚,唱着不知名的动漫歌谣,真是帅气小英雄。一群孩子,跟着他疯跑,玩得亦乐乎。

那些老人,也不去看鸟,他们在下棋、读书、舞剑,那些鸟儿在身边觅食。年轻男女,有人推着摇车,带宝宝出来玩耍,也有在舞蹈、唱歌、听音乐的,还有坐在冬阳里静思的,像极了雕塑。在小区的冬阳里,静享暖阳,像躺在时光的大河里,享受生活。

那些老人顾及的鸟儿,竟,却将我的思绪带回遥远的岁月,那是故乡冬日的陈年往事。那时,我们一群孩子,从被窝里爬起来,常常逃学去山里玩耍,狂野地开弹弓射向太阳,听着水牛的哞哞叫声,用弹弓打牛背上的鸟,那鸟飞了,牛被打得惨叫,让那牧牛娃叫骂起来。

更多时候,我们在油茶树上,摘茶耳朵吃,那是变态叶,白色的,厚厚实实,吃起来酸酸甜甜,很是解馋。山上动物很多,野猪、山鹿、灰兔,它们找不着吃了,也下山扰事,常常落入陷阱。当年,我看见人活擒它们时,兴奋得张牙舞爪,可是如今想起来,觉得残忍,于心不安。

前几年,我在小区里散步,三只黄鼠狼从灌木丛里钻出来,领头的是成年黄鼠狼,飞影即逝,蹑进了一片灌木丛里。那两只小黄鼠狼,却在小道上一会儿在我身边,嬉戏斗乐,旁若无人,非常可爱。我想,小区生态好了,人心也

变了,动物们都回家了,如我们的亲人一样,亲密无间,天趣相投。儿时冬天,最早起床的是母亲,她做好早餐,挎着竹篮去湖畔洗衣,回来后,到小街上摆摊设点,做点小买卖。我母亲,在冬阳里,是闲不住的,她喂猪养鸡,缝补浆洗,腌菜腌肉,整天马不停蹄。太阳下,母亲用糨糊把破布碎片,一层层糊在门板上,傍晚晒干后,低头一针一线,把破布结在一起的布片,纳成鞋底。我更喜欢,把脸贴在母亲浆洗后的被子上,那肥皂香味,那太阳的味道,让我着迷,舒适极了。我睡在被子里,在享受中惬意睡去,一觉睡到天亮。

父亲起床迟些,他喜欢喝茶,在冬阳下吃炒饭,然后挑着担子,走街串巷,做维修“小五金”的生意。哥哥起床后,吃点喝点,便拿上扁担,腰里插上弯刀,上山砍柴,或烧或卖,填补家用。我最迟起床,与姐姐们争抢火桶,手炉,捧着粗瓷大碗,稀里哗啦喝着稀粥,那佐菜,是一碗霉豆腐,或一碗酸萝卜,吃得碗底朝天,我擦擦嘴,心满意足。

当年,在屋外的冬阳里,那些佝偻老人,在晒太阳,他们看看天,眯眯眼,很是清闲。正午时,男人烧一锅水,在太阳下冲个澡,哆哆嗦嗦,也痛痛快快,换上衣服后,大声叫嚷。女人也端出热水盆,在太阳下给孩子洗头,自己也盆开浴盆,洗起油亮黑滋的头发。那长发,从白颈上垂下来时,如瀑布一般,柔顺好看。

我想着,目光畅饮一掬冬阳,感觉天地间,那幸福触目可及,恬淡爽心,有乡愁的味道。是呀,光阴的风情,慢者时光的温情,让我心柔软,爱涟涟,人亦脚踏实地,安然静美,如痴如醉。我感觉,周身暖暖的,那冬阳笑眯眯地跟着我,看着我,像母亲慈祥的笑容,轻抚着我,给我温馨享受,让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,浸透了美妙,似冬阳漫溢,大河奔流。